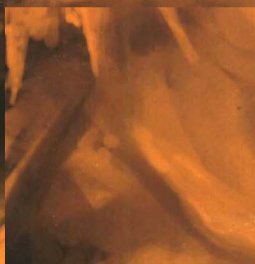


四大名捕

逆水寒

温巨侠亲自修订收藏版
温瑞安◎著

壹
突然叛变



四大名捕

逆水寒

壹

突然叛变

温瑞安◎著

二十世紀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四大名捕逆水寒.1,突然叛变/温瑞安著.

—南昌: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2006.11

ISBN 7-5391-3503-4

I. 四... II. 温... III. 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3572 号

四大名捕逆水寒.1 突然叛变 温瑞安/著

策 划 张秋林

责任编辑 敖 德 林 云 杨年春

特约编辑 杨 柳 李耀辉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mm×1000mm 1/1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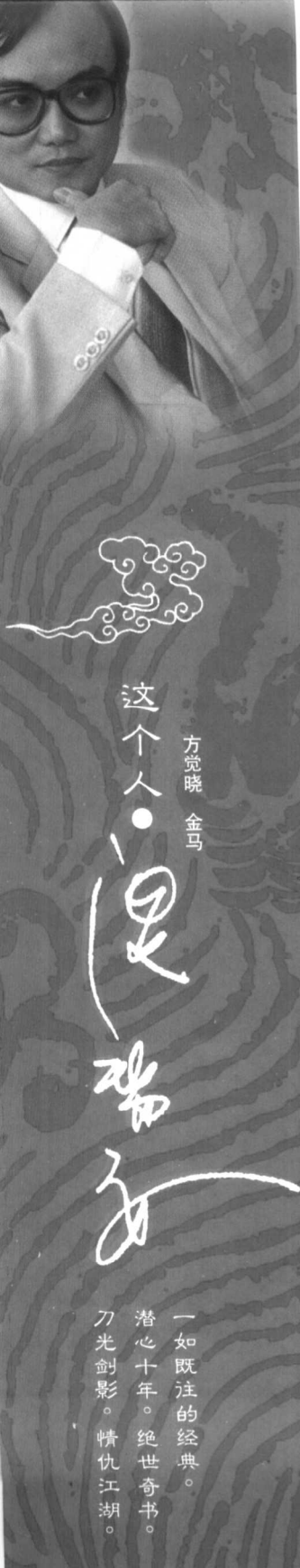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 290 千字

印 张 17

书 号 ISBN 7-5391-3503-4/1·909

定 价 2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,服务热线:0791-6524997)



有段时间，江湖上几乎找不到这个人。
他几乎绝迹江湖。

这个人，曾被中国台湾《中国时报》总编辑高信疆形容为“第一个合并了诗与剑的光芒的才子”；曾被上海文人曹正文誉之为“武侠世界的奇才”；曾被《联合报》主笔陈晓林认为是“以美丽而奇崛的文字魅力自成一派”；曾被武侠大师倪匡认为是“独撑武侠小说大局的人”；曾被内地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大可认为是“迄今为止中国内地以外的最重要的当代小说家”；曾被新武侠领军人物沧月认为是“高山仰止的前辈大师”；曾被武侠当红后辈小椋认为是“深深启迪过自己的启蒙老师”。武侠泰斗金庸先生初读他二十岁时的少作《四大名捕会京师》时，如遇知音，邀约相见，畅谈于香江。并在他当时主持的《明报》报上，用了五年以上的时间长期连载刊登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这个人，十几岁便开始组文社、办杂志，十八岁那年已成为新、马两地第一大诗社、十个文艺分社的“总舵主”，叱咤风云，在风华正茂时却拿得起放得下，骤然离马，负笈赴台。

这个人，在二十岁出头之时，已在中国台湾搞风搞雨，既办诗社，又搞学社，还练武术，风头一时无量，结果惨遭迫害。

这个人，初到香江两三年，便风靡全港，震撼香江。他著作无数，五百多部作品让人汗颜。他遍地开花，出版、影视，无处不在。光是《四大名捕》，已拍成影视的就有七部，至少有二十四位不同明星担纲演出的《四大



这个人

方觉晓
金马

浪子

一如既注的经典。
潜心十年。绝世奇书。
刀光剑影。情仇江湖。

名捕》正在此起彼落，在内地和中国台湾荧幕上杀得好不灿烂！

这个人，他的作品从一九八七年起，迅速流传于中国内地市场，据一九九一年十一月《新民晚报》的报道：单是《两广豪杰》，当时在京城第一版就卖了八十九万册！而盗版更是不下百万！到了一九九〇年，内地各省市，远至新疆、内蒙古，近至湘、鄂、沪、穗，超过三十七家出版社主动或以写信、传真或试图上网找他洽谈合作出版事宜，而光是冒他名字写的伪作，冲着他的号召力也卖了五十五万册！

这个人，就是四大武侠宗师“金梁古温”之一的温瑞安。在古龙已逝，金庸、梁羽生退出江湖之际，港、台、新、马侠坛，一致公认：他是“当前东方武侠扛旗人之不二人选”。

可是，大家都找不到这个人，甚至，连他以前的故交、好友都找不到他。这个人，不上网，少回信，甚至连电话都不打。在写了五百多部作品后，近十年几乎从不曾出现。有些人甚至怀疑：这个人已不存在了。事实当然不是，他曾在文章中理直气壮地说：读书、挫折、磨练、游历、玩乐、享受，全是得趁早，都要在少壮。他就是在履行这个信念。

所以，十年以上的时间，江湖上几乎都找不到这个人。都以为他“叹世界”而去。但是这个人，绝对还在。

因为《四大名捕之逆水寒》的出现。

这个人，再一次出现了！

这个人，这一次，又将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江湖？
现在请你翻书。



这个人

·
温瑞安

大名捕

平水寒



武侠大说



温瑞安超新派武侠作品
修订版总序

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，为兴趣而坚持的。
小说，只是茶余饭后事耳；
大说，却是要用一生历练去写的。

国家不幸诗人幸，因为有写好诗的题材。有难，才有关。有劫，才有度。有绝境，才见出人性。有悲剧，才见英雄出。有不平，才作侠客行。笑比哭好，但有时候哭比笑过瘾。文字看厌了，可以去看电影。文艺写闷了，只好写起武侠来。武侠小说是其中一样令我丰衣足食的手艺，使我和同道们安身立命多年，但我始终没当她是我的职业，而是我的志趣，也是我的“有位佳人，在水一方”。我始终为兴趣而写，武侠是我当年的少负奇志，也成了我如今的千禧游戏。稿费、版税、名气和一切附带的都是“花红”和“奖金”，算起来不但一本万利，有时简直是无本亿利；当感谢上天的恩赐，侠友的盛情，让我可以继续做这盘“无本生意”。我用了那么多年去写武侠，其间断断续续（像前五年我就几乎没写多少新稿），且故事多未写完，例如“四大名捕”故事，但二十几年来一直有人追看，锲而不舍，且江山代有知音出，看来我的读友，不但长情，而且长寿。所以，我是为他们祝愿而写的，为兴趣而坚持

的。小说，只是茶余饭后事耳；大说，却是要用一生历练去写的。

我的作品版本极多，种类繁多，翻版盗版夹杂，伪作假书也不少，加起来，现在手上存有的至少有一千八百多种。

必须表明，这些版本还真非刻意找人搜寻查找的，而是在旅游路过时巧遇偶得之，或由读者，侠友顺手购下寄赠为念的，沧海遗珠的，肯定要比存档列案者多，而且还多出很多很多。很多版本，跟我这个原作者，不是素昧平生，就是缘慳一面。

我确是写了不少书，根据我的助手和编辑统计，大约不少于六七百本，那已是相当“多产”的了，不过，怎么说也未臻近两千本那么“可怕”。我之所以会有那么多部作品，当然是因为自己还算写得相当勤奋之故。勤奋，是因为投入。当然，投入的动力，是来自兴趣。不管如何，能有近二千万字的作品，出书愈六百部（版本计算），题材包括了：武侠、侦探、文评、杂文、社论、剧本、言情、魔幻、新诗、散文、札记、访谈、传记、影评、书评、乐评、术数、相学、心理、现代、技击、历史、象征、意识流、甚至反小说小说……也算是有点杂芜了。拿这样的篇幅，还有这般的字数，比照我的年龄（我是一九五四年元月一日出生，大可普天同庆），平均一下，还算是笔耕维勤，夙夜废懈。肯定是吃草挤奶，望天打卦。既然世道维艰，人情多变，我只好八风不动，一心不乱。一支尖笔也许走不了龙但总溜得了蛇，成不了大事但也成得几首小诗，万一吃不了总可以兜着走，没法描出个惊天动地的大时代，绘出张锦绣万里的大前程，但在方格与方寸之间，拿捏沉吟，总还能在穷山恶水之地扒搔出一幅黑山白水的诗与剑的江湖来（我是仍坚持用笔写在纸上的那类作者，别的事可一向坚持与时俱进，唯摇笔杆子跟狗摇尾巴一样更能表白心情，更为直接且有共鸣）。这点我总尽了点力，点亮了几盏荷灯，也许，有人在星河间用超级望远放大镜一瞄，这也能幻化成一道侠义银河来。

可是，多是读者快，不知写者苦，作者作者，是一字一笔地去寸土必争地创作出一个小小世界、漫漫苍穹、漠漠江湖来的独行者。所以，嫌我写得太慢、出书太缓、续作太久、等得太心急者多。急起来难免催，催起来难免有气。前文已说过，我写的决不算少，更不算慢，近年来虽然养未“尊”但下笔已然“悠”了些，加上还有自己的投资和生意、事业要料理，而今写下去只为了要给读者“续完”这个强烈的使命，以及还有不因岁月流逝而泯灭的对武侠和创作的兴趣与热情。人生在世，红尘有梦，余波未了，续稿可期。我用此心志来续完我所创作的江湖人物、民间侠客的大结局。

良
笔
子

武
侠
大
说





水寒

●
寒
寒

3

我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多而庞杂、不仅是因为文类多,连非文字出版的种类也多。如果加上十六部以上的影视作品,还有相关的衍生作品和事物,例如电玩、漫画、连环图、评点、网站、论坛等等,还有即将推出的动画、网游、公仔人形、信笺图像、兵器模型、形象扑克牌等相关新鲜玩意,种类之多,衍生之奇,大部分我自己都未曾看过、翻过或玩过。光是这些同道们戏称为“温派衍生的事物”,加上千百计的不同书版,使得我几个住处:“一点堂”、“黄金屋”、“侠客楼”等处,大厅的书柜和摆设橱,已突破爆满,难以承受,拥挤颞颥,不过,从而又影响、扩大了读者的范围与层面,寰宇频生新事物、心随鼎故速转移,那是随遇而安的温瑞安了。

一个人一支笔(当然换了无数支新笔)占了真假伪盗翻近二千本书,当然写得早也很重要。我早在大马小学时期已发表创作,初中已开始编期刊杂志,中学毕业时已出书三册,显然当时那儿的华文出版气氛环境绝说不上太风调雨顺。不过,也因为个人早年辗转各处,浪迹天涯,结缘下来,文字加图像版的“四大名捕”,也从泰文到韩文、法文、英文到日文、巫文,以及新马港台澳等不同版本,光是中国台湾,推出过我书的就有三十几家出版社,在港也有近二十五家。由于港台新马等地出版风格和读者口味、销售方式并不一致,所以,在包装、行销和分册上很有些不同,例如台出书大可六至八万字为厚厚一大册,在港有时专供书报摊、地铁店的每月小书,则三四万字亦可独立成书,像“少年四大名捕”(一九八九年)就是占激流之先,日后效仿者众。因此在计算书本数字上,也占了不少便宜。不过,港台二处加起来,还不到我在中国内地的翻、盗版本的五分之一。

问题就在这儿。

大概在一九八七年的“四大名捕”故事系列在内地推出以来,翻版、盗版数不胜数,版本良莠不齐,哪怕是授权正版的也未予作者或本人任命的编辑修订更正,盗版假书,错漏百出,更惨不忍睹。就算是授权版本,也是一九九四年校订的,之后有的作品曾经五六次修订,因部分出版成品罔顾作品的重要性,而又蓄意省却作者那区区版税之故,作品绝大部分已是十余年前版本,把近年我多次修订和增删,尤其在作品背景和创作人物秩序上的颠倒、错舛,大幅度更正的心血,完全白费。而且,近年来发到网络上去的版本,就是根据这些错舛百出的版本,以讹传讹,变本加厉,以致一些涉猎比较不广泛,未与港台版本比较过的有心但没耐性的读者,为我指斥百般错舛,实则大抵已修正,更是有苦难言,那种所谓“温瑞安武侠全集”(通常

还加上“亲自授权”、“最新”、“修订”等字眼),不时在每个地区,每隔段时间,在不同的书市,冠以每一个响亮但可能并不存在的出版社名目,都忽如其来地呈献一套,每每一套十几二十部到三十来部,久之蔚为大观,就算不刻意收集,手上也存有六七百册不等,终于使我那座可以连营曲伸折叠的大书架柜子,都再也挤不下了。中华锦绣,地大物博,人才济济,扬扬自得,卧虎藏龙,十面埋伏,书山字海,皓首穷经,要买正版,大抵勿搏。

一直有出版商催问重出《温书全集》、《温瑞安武侠精品》一事,也一直是“未经授权”但言明版权在握的,继续翻印盗版翻印个日月换新天,使我还真有点兴味索然起来了,因大气候号称确是文明昌盛,重视原创版权、精神文明,但小气候依然“盗版”气盛,我还是消极作风云笑看,新书写了也不拟出关。

直至遇上了“磨铁”,他们的主事人和主干人物,让人有一种宝剑锋从磨砺出的快意侠情。

“磨铁”,可以把铁磨成针,也可以磨成剑,但同样的,也反馈出,那口磨,那块铁,也可以在磨合交揉的过程中,壮大气派规模,不管是入了魔,还是化成了鸳鸯蝴蝶溜达于天上、人间。

这可以说是近十年来,在内地第一次推出的我正式修订过的小说系列,并特别谢谢叶浩、何包旦、史笃诚、卡纽数等弟妹的用心校订。当然,修订不等同完美,只是减少了若干重大错误,相信错失依然难免,仍请方家指点。而且我平生从不追求完美,但从不放弃追求美。

我到今天,依然为读者而撰写,为知音而创作。有读者认为我高深,其实我只愿曲妙和众。有读者以为我通俗,但我一向以为能善用通俗就是一种不俗。有人觉得我的内容有点残酷,但我只借武侠反映现实,而现实明显要比武侠世界残酷。有人觉得我的语言太诗化,但我本就是想把诗与剑结合,化佛道为禅,融儒墨为侠。有这么多深情的读友,甚至是四代同堂的读友一致维护我的作品,那是我的殊荣;也有新生代80后乃至90初的读者,建立了那么多的网站和在杂志上发表那么多精彩的文章来砥砺我,这是我的荣幸。但哪怕无人肯定,像我这种人,写这种作品,走这种路,坚持那么多年,哪怕没有掌声,没有喝彩,我也一定会天荒地老地走下去,我的坚持依然如不动明王,我的信念仍然是似地藏菩萨,我的武侠依然似那知其不可为而为止戈一舞。

时空流转,金石不灭,收拾怀抱,打点精神。一天笑他三五六七次,百年须笑三万六千场。武侠于我是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作为作者的我,当年因敬

温瑞安

武侠大说





金庸而慕古龙，始书武侠著演义，已历经七次成败起落，人生在我，不过是河里有冰，冰箱有鱼，余情未了，有缘再续而已。

梁碧子

稿于二〇〇三年六月四日端午

重校于二〇〇四年七月中旬：“小楼温派会京师”大聚之时。

删修于二〇〇六年年初《少年四大名捕》45集至64集《少年无情》登于《今古传奇》发表告一段落及期间风波时期。

增订二〇〇六年四月中旬将“安静小筑”仓库迁至深圳“多本营”时期。

三修订于二〇〇六年九月上旬，与“中文在线”签订作品在电子网络上的版权。

眼前万里江山



总序

《四大名捕》系列

坦白说，我有时候也不大认得“四大名捕”，虽然他们四位是我一手带大的，“供书教学”、“含辛茹苦”和“养育”了三十七年。

我现在手上存有的版本，光是“四大名捕”故事，就有四百五十七种。没收集的，没有到的，没遇上的，没读者寄来的，不在其数。其中有许多当然是翻版、盗印、假书、伪作。有的是其他名家的大作，也收入“四大名捕”门下，这是我“四大名捕”的荣幸。有的不是我写的“四大名捕”，也充作“四大名捕”，甚至有人索性代我写“四大名捕”，这也是“四大名捕”的福气。

不过，对有心支持阅读“四大名捕”的读者而言，买错了书，只换回来一肚子的气。

近日，加上了影视剧集不同的“四大名捕”在凑热闹，堪称加油加醋还加孜然、麻油、指天椒，一时好不灿烂，这回，原著四大名捕不只是沾光了、掠美了，还吃不了呛着喉，为之挤舌不下，目瞪口呆，叹为观止不已。

的确，“四大名捕”在别人的笔下，或在镜头里、电视荧幕上，时常变了样，严重“异化”了，他们各凭自己的观察和需要，自行创作，甚至再造了名捕。于是，我们可以发现“四大名捕”从“人格分裂”到“精神分裂”，变成了以下各种“异象”：



◆四大名捕不是靠智力查案的，而是靠武力肃清异己的，动辄杀个肝脑涂地，血腥暴力，永无止休，哪里像个执法捕快？有时，比强盗还不如，只不过是“有牌照”的杀手而已。其中，杀戮最重的当然首选“冷血”，因为我塑造“他的生命是一头追杀当中的狂豹，既不能退后，便只有追击”，正符合了杀伐的角色。

◆四大名捕倒像是零零七占力邦。不断冒险，不断破坏，却从来没有建设。他（们）常常打击奸恶，但他们的品德，却住住比他们所打杀的奸佞还不如。而且，他们总是拿着令牌（镜头里的令牌总像块烤得不够熟的四方月饼）到处“作威作福”，而且，还是个彻头彻尾的“保皇党”——也就是朝廷鹰犬。

◆铁手，顾名思义，一定是头大无脑，脑大生草，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之辈！给他套个铁拳手套什么的，大凡是名捕里钝钝的、草草了事，就挑他来扛，准没错！于是，我写的铁手，人家总当他是铁馒头！追命？喜欢喝酒？一定是酒鬼！于是，就把他拍成动辄醉个半死。失恋？喝酒！失意？喝酒！打输了，喝酒！打赢了，还不喝酒？！于是，追命成了醉命——他那条命敢情是从侠中酒仙的古龙大师借来的，不醉便没命。

◆尤有甚者，无情不药而愈，无缘无故地站了起来，不靠轮椅了。而且可能原籍东瀛、高丽甚至女儿身哩（奇怪，怎就不原籍马来西亚？钓鱼台？中南海？）有时候，剧情需要，情节需求，大家就把“四大名捕”画（香港以前至少就各有两部既不给版权费又抄袭四大名捕，而且专门毁名捕形象不倦的漫画和电影、电视剧），拍成四大围殴，一个他们要塑造形象的主角人物，甚至以众欺寡打一个老人、小孩、妇女什么的，这一刻，“四大名捕”只成了牺牲品，还不如去当“四大名补”：补牙、补裤、补鞋、补锅的好了！

◆余不——，不胜枚举。

以上当然都不是我笔下的“四大名捕”，也不是我所愿见到的“捕快”；这样的“捕快”，你只要碰上一个，恐怕也只有自认倒霉，更何况有四个之多。

人家说：完成了的作品已不属于你的了，而是属于大众的。我想：幸好我写了三十多年名捕系列，还没完全写完“四大名捕”故事，至少，还有点“属于我的”补遗。不过，就算我已完成的部分，也给人“自行创造”得“面目全非”，那么，真正的“四大名捕”原貌又是怎样的呢？

人说三岁定八十，要知道一个人的真性情，还得看他少年青年时；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一自关人和泪去，河山终古是天涯。看看他们以前是怎么活过来的，就会知晓他们以后是怎样活下去了。“少年四大名

捕”，其实写的就是少年时的四大名捕，如何应付他们平生首遇的强敌，如何剪除跟他们对立的大奸大恶，以及如何从磨练挫折中成长过来。

四位名捕的“出身”不一样，“遭遇”不同，受到的关注和支持比重也不一样，所以，他们少年的故事，有的就多写一些，有的便少写一些，有的故事发展成主线，顺便破解了一些原先“四大名捕”故事布伏之谜，但有的读者和评者就有点沉不住气，纷纷替我计算篇幅与长度、容量，满以为四位名捕内容必须同等等样，长短一致，担心我完不了功。我看，那可是他们的想法，不是我的。那也是他们的写法，也可不是我的。“少年四大名捕”故事本就有五部：《少年冷血》、《少年追命》、《少年铁手》、《少年无情》、《少年名捕斗将军》，本来就打算这样布局，只不过笔下人物自有其生命活力，所以也包含了一些随意性的笔触。以前没有明说是出版方面生恐题目和布局一定就有模仿抄袭而已，我和我的读者所关心的是：四位少年名捕如何从他们面对的困境中成熟，如何克服他们的逆境，度过他们的考验：包括了对友情、亲情与爱情，正义、武力和智慧，而不是在讲一个纯粹得很童话的故事。至少我的读者从不满足这样轻率的交代。四大名捕也会跌倒，也会遇上挫败。跌倒了，就得爬起来，无论跌倒了多少次，都得要爬起来，不然，就是得认命，躺在那儿了——但可没说一定在跌倒的地方爬起来。年纪大了，知道先得爬起来，在哪儿爬起来都没关系，只要你爬了起来，等你老树盘根，健步如飞的时候，才再回到跌跤的地方，表演渡水登萍，凌波微步也不迟。

我在《说英雄·谁是英雄》（一九八五年成书，比什么英雄电影都早了一点点）系列第一部《温柔的刀》中，第一段就写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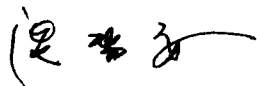
这里写的是一个年轻人，一把剑，身怀绝学，抱负不凡，到大城里去碰碰运气，闯他的江湖，建立他的江山。

——他能办到吗？

烈火，铸就了宝剑。

绝境，造就了英雄。

在我的感觉里，四大名捕也就是这样的年轻人。眼前万里江山的人，当然不怕小小兴亡。



稿于二〇〇三年十月初。深圳、珠江、湖南、湖北等电视台播映《四大名



眼前万里江山





捕震关东》。

校于二〇〇三年十月中。《四大名捕会京师》将在台湾中视、广东电视台、湖南、湖北电视台、深圳第二、四台首播；《四大名捕斗将军》南方台首播；漫画“四大名捕”港版双周刊，销售量跃升。泰国最大出版集团洽谈“温瑞安武侠系列”泰文版。

修订于二〇〇六年由五剑六王，一笑天领导六分半堂之布署，十一票比四票弃权，论定与忘恩负义，重色轻友、欺凌同门的15年弟子断交。

水寒





逆水不寒

《逆水寒》
修订版序

《逆水寒》从一九八四年开始写起，一九八六年一月写完，约八十万字，写得并不算慢。其间，要在新马港台的报章杂志上写专栏、专题、人物稿、影评、文艺小说、推理小说、诡异小说、诗、散文、杂文、评论、戏谑文章，成为我有史以来写得最琳琅满目、多彩多姿但也最不专心、无法集中的时期。

同时，也在进行三部武侠小说，即是《温柔的刀》、《杀楚》和《将军剑》，于是停停写写，写了一年半，才告完成。

近乎两年没有新的武侠著作，这是自我在一九七六年出版第一部武侠小说后，几乎从未有过的事！于是乎，见到朋友，给朋友冷讽热嘲；遇到读者，给读者骂死。

有的是当面催，我答：“快了，快了，快出版了。”他冷冷地说：“这句话你已经说了两年了。”有的比较迂回曲折：“听说你有一个嗜好，宁愿发表完了以后给人捷足先登盗印，也不肯自己整理成书，不知可有此事？”有的直截了当：“你再不出书，我们都快忘了你了。”有的苦口婆心，晓以大义，十分夸张：“你迟不出书，对整个武侠文学的推展，都有妨碍，对你在武侠小说的地位，也有影响。”有的索性拉长了脸、没有好气：“这么久不见你出版武侠小说，我以为你又被关起来了！”



水寒

●
卷一

11

对不起对不起，没有你们的软硬兼施，《逆水寒》可能还没上岸呢！

《逆水寒》原名《易水寒》，后易“易”为“逆”，更加切题。故事一开始，即是正派人物突遭暗算，被逼逃亡，足足逃了八十万字，其中辗转千里，跌宕起伏，无尽血泪，无数辛酸。这故事，一方面是我某段时期心情的苍凉写照，另一方面也是我在一九七二年发表第一个武侠短篇《追杀》后，经一十三年的文笔磨炼，故意把同样的故事，倒反过来，再写一次，所不同的是：《追杀》是冷血追捕逃犯为始，追杀成功为结；《逆水寒》则是转笔写逃亡者的故事。曾经沧海，此水已非前流，就算一样的故事，也不会有一样的感受了。

自《神州奇侠》之后，我很少写过这样子的长篇——《逆水寒》要比《大宗师》的故事还略长。《神州奇侠》八部写的是“成长”；《大宗师》四部写的是“闯荡”；《逆水寒》八部写的是“逃亡”。

这显然是三个阶段的人生历程。我目下正在撰写的《温柔的刀》和《杀楚》，还有一部《将军剑》（作者附注：二十年后的今天，此书第二十一新编版推出，我的《说英雄·谁是英雄》第一部《温柔的刀》早已完成，目前写到第八部：《天下无敌》，大概是我中期作品中最长篇幅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。《杀楚》故事已易名为“方邪真”系列第二部：《破阵》，已在港推出。《将军剑》则已谈妥修订版版权，准备大张“旗鼓”痛痛快快地写下去。正好，修改这篇序言的时候，这三个系列，都在进行得如火如荼。十年人事几番新，但文事却依然坚持到底，历久长新）。不管是哪一部小说，我的重点都在人性；人性的趣味中心，是情和义；表现的形式，是武和侠。当然，还有许多曾谋面或未谋面的读者和朋友，他们的鼓励、支持和意见，还有静飞、应钟、家和、觉晓、杜比等人的甘苦共尝，使我不致逆道而行，心头常觉温暖。还有金马、纽素、盛棠、江山、梦石、寒一、狐狸王、乃醉、孙青霞、雪妮、千军、立忠、淫红尘、失神、威利、小箭、思源、水月、水蝴蝶、忧悒如月、青琴、雨霖、慕容慕情、温州南航、许青衣、宋子谦、清醉、愁眠、锡三、苏小方、唐送、南梦、梦匪、高高、万人斩兄妹匡护错爱，不离不弃，使我这个没有不快乐就是很大快乐，屡经起落，遍历风云雨飘摇，浮沉命途多舛的写作者，还能以这些温厚的情谊，支持我继续在侠义的道路上暗暮中点灯照明。

漫笔

稿于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三日，与小黑龙相交一周年紀念。